

一條新路

——2015 年聖地朝聖之旅後的告白——

嚴永晃

“若不傳福音，我就有禍了”（格前九 16）

我在 2015 年 10 月 13-24 日參加了由台灣林思川神父帶領，呂晶器神父隨行的聖地朝聖之旅。林神父「專職」帶領聖地朝聖將近二十年，很多教友先進都參加過（有些人還參加不只一次），本刊也先後多次刊登過相關的文章，本文對於旅程部分就不再續貂，直接發表一些個人的感想。我和每位團友一樣，對此行充滿感激，俗話說「大恩不言謝」，就直奔主題，不再一一致謝了。

此次朝聖，原先期望是「心靈（或信德）之旅」。中途獲團長（呂芬蓉）通知，每天要走很多路，得加緊鍛鍊身體，因而成為「健身之旅」。及至實地參加之後，發現實在學到很多，因此又是「益智之旅」。堪稱是信仰生活的「新三位一體」了。

我對此行是期望已久，有備而去的。不僅藉著在行前一年半的高強度讀經時，對自己受洗五十二年來的信仰生活做了一番檢視，也很仔細的思考了林神父提示的「特殊意向」。

一如我在讀經分享過程中，多次坦承自己不會祈禱，沒有任何（舌音、圖像、先知性……）神恩，也沒有「被聖神感動」的經驗。整個祈禱過程，腦海裏要嘛胡思亂想，但大多數是一片空白，祈禱後的分享我總是當「聽長」，尷尬不堪。「被聖神觸動」是我此行最深切的渴望。

林神父不愧是聖經博士，又精通「詮釋學」，對於整部聖經融會貫通，無論閒聊或是證道，引經據典，令人欽佩。我曾經以為自己對聖經花過不少工夫，在公司裏上以聖經為教材的英文課程時，也是以「路加福音」為主軸，穿插其他三部福音的相關章節對照比較的。不過在新約和舊約之間，確實就很少串聯。因此面對林神父隨時拋出來的許多問題，腦海裏常常轉不過來。真是「經」到用時方恨少，不能不承認自己的淺薄。

此行雖然沒有特定的「祈禱」時間，因而沒有機會領教團友們的各種神恩，但是看到多位團友在望彌撒時，有熱淚盈眶的，有低聲啜泣的，更有哭哭啼啼的，確實既震撼，也羨慕他們那麼容易被聖神觸動。

一位自稱「愛哭的」團友告訴我說：「必須對聖神完全開放。」問題是我自己覺得已經開放了一一事實上在主的面前也無所遁形，但可能是聖神一直認為我開放的還不夠吧！所以讓我一直翹首盼望。

呂神父則提示說：「心靈純潔，與天主沒有隔閡的人，比較容易被觸動。」這個說法醍醐灌頂，趕快靜心默想，辦個告解，認罪悔改（算是意外的收穫），再繼續學習。

十二天的行程緊湊，眼看很快就進入尾聲，我祈禱時依然是「無動於衷」，內心不免焦慮。這時候意外聽到林神父在彌撒中講到：「不要介意形式上或外在的顯象，更重要的是內心的觸動。」忽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。

林神父在聖墓彌撒時，多次叮囑我們要將心裏的各種怨懟或仇恨留在墓裏，帶著輕鬆的「復活的」心靈出去。他並引述三賢士朝拜聖嬰後，依照聖神的帶領，從另外一條道路回去。對我來說，都是很好的啟發。未來讀經時，會盡量在四部福音之間相互對照，並在新、舊約之間相互勾

稽，好在此行對於以色列地理已經有些初步的認識，又帶回詳細的地圖，做功課時應該方便許多。

林神父在指導（第二組）小組分享時，似乎對於我的「（聖經）英文課程」並不贊同。他說他反對教會學校要求學生參加彌撒或唸天主經，因為擔心「福音的自由被傷害」（意思是我可能剝奪了員工對是否參加上課和選擇信仰的自由）。謝謝林神父的直言，但我私下覺得他可能也認為我自己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，擔心我做了錯誤的教導。

我和林神父一樣出身窮苦的農村，也是俗稱的「麵粉教友」，當年同時受洗的，如今多數已經回歸傳統的民間信仰了。幸虧「歹竹出好筍」，我大概是至今碩果僅存的少數幾位，當然這還得感謝內人（張屏）四十年如一日的嘮叨。

我在招聘新同事的時候，就表明會有（聖經）英文課程的「福利」，他們可以據此自由選擇是否應聘。因此，十三年多來，我累計「簽約」了 25 位新進員工，但在到職後一週內離職的就有五位吧！（我記得最短的一位是到職兩小時後就來跟我說抱歉）其中多數理由就是「英文跟不上或者沒有興趣」，所以他們已經做了選擇。

我上課時一再強調，是介紹西方文化及思想背景，至於是否接受基督信仰，是他們的自由。也因此，十三年來只有一位同事受洗。「績效不彰」慚愧之至！

我還是會繼續進行我的英文（聖經）課程。至少在今年聖誕節和明年復活節前後的課程，會充分引用林神父的教導，加上各位團友提供的照片，應該可以是圖文並茂，內容豐富的。相信在我自己做了更好的功課之後，可以給予同事們更正確的帶領。

此行的最後一站是厄瑪烏，一如那兩位心頭火熱的門徒，「若不傳福音，我就有禍了」。（格前九 16）

朝聖之旅，感念收穫豐富之餘，可惜也有兩個小遺憾。一是獨自成行——內人張屏因為扁平足加上其他一些症狀，以及久聞林神父帶領的朝聖團，在體力方面不是她所能負荷的，因此在報名參加之後不久，就打退堂鼓了。她反而要求不自量力的我，要雙倍努力準備，帶回雙份的祝福。

我原來以為這是小菜一碟。未料在「加納婚宴」彌撒中，林神父給夫婦同行的團員們舉辦重發婚姻誓言的機會和祝福。讓我們這些「獨行俠」們羨慕不已。將來如果林神父願意帶領「不用走那麼多路」的朝聖團，造福像張屏這樣渴望去聖地朝聖但身體條件不足的信徒，我們一定報名參加，攜手與主同行。

二是阮囊羞澀：由於行程衝突，我是在參加德國科隆食品展（ANUGA）的半途中離開會場，經過土耳其轉往聖地的。在伊斯坦堡（Istanbul）機場過境處眯了一宵，當時頗有 Homeless 的感覺。行程的第二天傍晚，團長交代大家交納團費時，我赫然發現隨身攜帶的皮夾裏，三十張嶄新的連號的美金百鈔不翼而飛（而其他歐元，美金舊鈔及零票卻都還在），當時真是震驚無比。呂神父分析可能就是在機場過夜時被抓了（奇怪的是其他鈔票都在啊）。林神父勸我「認了」，以後再努力賺回來。

問題是此後的行程裏我阮囊羞澀，眼看其他團友們慷慨奉獻和購置回程禮物，至於餐後的助興活動，我都不敢接腔。尤其還積欠林神父的團費（抱歉至今未繳），只能等下次回台灣時，再設法

交。這確實是意料之外的尷尬，也是自己未來外出遠行時的一個警惕。（美國加州山景城來稿）